散文

冰雪之花绚丽绽放

■犁夫

自由式滑雪

在北方的雪野，柔软的美丽，涤荡炽热的渴望，信念如铁。

积雪如此任性，那些奔跑着的思绪，串起一季迷漫，浪漫的漩涡，顷刻回旋的背影，一次一次在眼睑里重叠。

美丽的倩影，明明灭灭，在心里临摹，誊写。

脚下卷起风雪，旋转上升，特技跳跃。

起跳，高度和距离，延伸了渴望的触角，在时光的彼岸，斑驳的阳光，在眼前摇曳。

刺破静谧，在私语拥抱雪花，飞泻的身姿，流浪在空旷的岁月。

腾挪，穿梭，辉映，飘洒，刹那间的永恒，定格在雾霭，一双羽翼，扇动起沉寂的喜悦。

小鸟的尖叫，在空中掠过，铺天盖地的目光，聚焦了冰天雪地，叫醒这个沉睡的季节。

白色的精灵，撑着雪撬，滑翔，一如雄鹰，遨游。塑造童话般的世界。

两行闪光辙印，写成冬天的赞美诗，构筑了魅力四射的攻略。

洁白的雪花，镀亮了视野。

凌空飞跃，闪展腾挪，华丽的技巧，娴熟的动作，在天地之间注解。

雪花，抚平辙印。

雪撬的魅力，诱惑了造字的仓颉。

哦，中国，哦，自由式滑雪。

什么样的表述才会贴近悬念，什么样的词语，才会更加贴切？

韩晓鹏都灵冬奥会空中技巧夺冠，实现了中国雪上项目的更迭。

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女子短道速滑夺冠，实现冬奥会中国人金牌“零”的突破。

哦，风雪吹打，中国的雪撬，终于在阿尔卑斯山层峦叠嶂之间，实现金牌历史性的飞跃。

跳跃，再跳跃，意念起起伏伏，大幅度旋转的思想，明明灭灭。

喘息的雪撬，放缩着飞雪鲛龙的欲望，阳刚与阴柔，摇曳和谐。

空中技巧，呼风唤雨。

灵活运用，处变不惊，耐人寻味和咀嚼。

雪橇

雪橇，搅动春天的腹稿。

是冰天雪地里冒出的青春芽孢。

从瑞士的雪野里播种，一路播撒，芽孢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钻出雪壳，长出最初的妖娆。

木头或金属袒露着质感，弹性，滑板前翅。

在冰雪线上，高速滑降、回转。

技巧借助起点，双手助栏，后推雪橇，反弹的力量，冲破困难的阻挠。

仰卧于上，拉住皮带，舵手，以身体的姿势操纵雪橇，快速滑降成流线，穿越冰道。

S形弯道，风驰电掣，心惊肉跳。

男子双人、男子四人及女子双人，是规定的动作。

其实雪的情思，雪的意蕴，只有戏雪者才会知道。

雪橇，在一次次倒春寒中忐忑，踉跄，跌倒。

又在冰天雪地里，披上一件絮厚的外套。

探寻滑行的秘密，只能把自己的身体融在雪里，在皑皑的辉光里，体验冰冷但有沸腾的创造。

当然，蓝天最好，阳光刺疼眼睛，雪橇上依旧哼唱着古老的歌谣。

浓浓的山野味，风情腾挑，掠过树梢。

打开雪野的心扉，雪橇致意爬满诗意的枝条。

摇曳，飞驰，雪橇擦过岁月的边缘，峥嵘弹跳。

溶雪的时刻，擦肩而过的岁月，渴念着春天，耳边的风，不再呼啸。

在冰块与雪橇撞击声响里，激荡的心，依旧在冬天里风流俊俏。

雪橇，牵引着那些雪白的精灵，用瞬间的滑降，在大地上做一次素描。

追梦人，在雪橇上起舞，挂在睫毛上的晶莹，装点了松枝间凌乱的羽毛。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唯有擦滑的音律和激烈的心跳。

雪橇做笔，想勾勒整个冬天，连同那些坚硬的韵脚。

在结冰的渡口，用雪橇泅渡，浩荡结冰的思念，摆渡雪野的妖娆。

哦，雪橇。

以一朵萨日朗的姿态，开放成山花。

以一股裹挟的气流，狂卷冬天白色的风暴。

雪车

英国人把平底雪橇装上了橇板。

爱好者们又装上了金属舵板和制动手闸。

自此，有舵雪橇成为雪地里盛开的一朵雪莲花。

摇曳着丰姿，弥漫着芳华。

克雷斯特朗的滑道，转弯，光滑，雪橇滑降，翩翩姿态，演绎出冰上奇葩。

男子双人座，飞翔在普莱希德湖上。

女子双人座，在美国盐湖城，如期抵达。

领航员握紧操舵索，制动员终点刹车，拉闸。

推手，推动雪橇。

坡度，弯道，护墙，都在被时间包围，都在被速度甩下。

曲线、直线、圆形赛道，加速度，突破。

一叶铁制小舟，流线，擦出灿烂的冰雪之花。

舵板，与方向盘相接；制动器，锁紧瞬间的速度，精于攻伐。

滑行，一切的转弯，随着速度，急转直下。

争分夺秒，速度挑战三个因素，重量、空气阻力和摩擦。

风驰电掣，头部朝下。

超越，再超越，盯紧每一个视点，速度，让目光和分离的身体在终点线上，快速还纳。

雪车，为你感动。在眨眼的瞬息，赏识你的潇洒。

皑皑的白雪，在汗水里融化。飞行的雪车，满载牵挂。

是寒风追逐着飞雪，是汗水滴落在山洼。

坚硬的冰封，吟唱着歌谣的韵律，折射着谶语般的晚霞。

牵挂也是一种甜蜜，牵手一生，心弦拨响在刹那。

抬头与松涛私语，默默地与大山对话。

等你，是爱的偈语，浪漫诗意的年华。

寒梅总是绽放在雪里，飞雪和寂寞耳语，速度与胜败，在赛道上并驾。

雪车，穿越远方，我在雪山等你，情满山崖。

速度滑冰

风过无痕，疾风在日月之间穿行，掠过雪野的雄鹰，矫健，轻盈。

万里冰道，天地玉琼，游侠速降云层，超越一座一座冰峰。

试问苍穹，搏击雪浪，亮出身形和灵性，谁敢与之峥嵘？

速降疾风。冰是热的，是温馨的，是亲近的，人和冰之间，是妙不可言的温情。

闯出一条仙女散花之路，碎玉之花，盛开出一路风景。

一朵雪花，在空中翩翩飘舞，恣意挥洒飘逸的本性。

穿越，抵达，青春的憧憬。

古老的滑板从加利福尼亚陡峭的拉波泰山坡上疾驰而下，逝去的激动，依旧热血沸腾。

冰道。笔直，平稳。

出发，加速，计速和减速，在起点与终点之间，落差制造意识的惊跳和梦幻的波动。

加速，与信念一起飞翔。

减速，驾驭时间，舒缓在旅途，让身后的记忆，如影随从。

冰杖，撑起最大初速度。

滑板，触摸冷寞的幽谷，在凄清的山麓，但柔波似月的心胸，依然贴紧蔚蓝的天空。

斯堪的纳维亚，回荡着殷殷的呼唤；

阿尔卑斯山脉，传来呦呦鹿鸣。

速度滑冰，在波峰浪谷里，拓展着每一次飞扬的路径。

冰杖上的往事，被山风攥紧；

雪板上的风景，早已融进奖牌上的姓名。

风，吹来。

山峰雪野，大地传奇的蛊惑，在脚下交织成柔美的辞令。

娟娟飞舞的情思，早已嗅到了蓝莓的清香，和大山般信仰的神圣。

那深沉的眼光，延伸美丽的弧线。

长长的冰道，足迹擦不去滚烫的汗水，沉重的双脚，依然追随春风。

畅想金色的阳光和绿色的草地，在皑皑的雪道上，用一滴滴汗水，勇敢地举起旷世功名。

哦，每一方冰面，都是飘舞的誓言，隐隐的沉默，挑战极限，艰辛和执著，义无反顾地经历青春的里程。

哦，速度滑雪。

风为你加油，云为你助兴。

松涛为你呐喊，春雷是领奖台下的掌声。

花样滑冰

旋律在心中绕，光影在冰上飞。

把思念缠绕在飘落的雪花里，把忧愁掩埋在落叶里，冰面上，是疯狂旋转的芭蕾。

艳羡的目光掠过轻盈的舞姿，

呜咽的北风，静谧了塞音。

优美的旋律响起，纤细的罗衣，从风飘过，姿意翻飞。

蝶恋花，景翠微，冷霜寒彻，仍有暖意巡回。

郁结的心，轻盈的姿态，恣意娇媚。

矫建，男性阳刚之姿。

灵巧，女性阴柔之美。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让人陶醉。

单人花样，美到满分；

集体花样，美到极致。

让人倾倒，迷离，惠睿。

万般风情，演绎人间红尘。

似星光摇曳，如露珠滴翠。

雅如夏荷，轻如薄纱，明丽静美。

孤傲，安详，处变不惊，脸庞上绽放着淡雅。

翩翩飞舞的蝶姿，升华着羞涩腼腆的高贵。

跳跃，旋转，飞翔，盘旋。

搏击的鹰，轻捷的燕。

蒙娜丽莎般的微笑，蕴含神秘和温情，足尖提升了美的精髓。

大弧线，徐缓；小弧线，急转。

风一样轻，云一样软，水一样活，音乐的脉博，伴随着妩媚。

婀娜在旋律中，飘逸在柔美里。

轻盈的步履，踩着针尖，如风，从大地微吹。

变幻的意象，把更美的意境，层层力推。

动作突转，戛然明暗，蟾宫折桂。

阿克塞尔跳，勾手跳，后外点冰跳，后内点冰跳，后外结环跳，后内结环跳。跳到空中，迅速转体，落冰，然后归位。

华尔兹，狐步，探戈，舞姿在音乐里隐隐归类。

哦，花样滑冰。

花一样，盛开优美；

影一样，身影相随。

高山滑雪

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坚硬，如铁。

滑板越野，特定的求生方式，在雪原上蹀躞。

在五千多年前的北欧，冰天雪地，原始狩猎。

挪威奥斯陆最古老的滑雪板，角逐在荒凉的雪野。

平地速滑，转向，高山丛林，穿越。

如影随形，跟从的脚步，便快速滑向地形复杂的沟谷，冲浪在自由的岁月。

泰勒马克郡，改变了方向，停止滑行的旋转，定格瞬间；

诺德海姆，侧滑和S形快速降下，在奥斯陆滑雪大会上，辉光泻月。

茨达尔斯基的短滑，回转障碍，降下，上演了滑板奇绝。

比尔格里上校深蹲雪山，持双杖快降，制动转弯，转瞬雀跃。

伦恩的回转和速降，在高山滑雪史上，洒出飞天的词阕。

高山锦标，奥运滑雪，大回转障碍降下，回转障碍降下和快速降下，奥地利的山风，轻轻拂去奖牌上的汗滴，以及雪的碎屑。

时间检录着线路的长度，高度差，以及检查门数，雪野里，高山滑雪的梦，发芽，扎根，一夜又一夜，速度和技术，长成系列。

滑降，以迅捷的速度，15—30度倾斜，强悍的意志和体力，与旗帜呼应，斩关夺隘；

回转，穿过一道道门，连续转弯，风驰电掣，风雪裹挟。

大回转，山上山下，依旧连续转弯，依旧穿越各种门。左右盘旋，速度和技巧，铸就铁血。

超级大回转，之字形，更为陡峭，而旗门，是一扇智慧和技术的全新方略。

全能，滑降或回转，速度与技巧携手，健美与优雅并肩，粗犷，不失儒雅。

超级大回转，冷寂如雪，但又壮怀激烈。

属于自然，归于自然，雪板的重力承重，转换分解。

重心，有时在体内，有时在体外，多维方向的移动，运力和谐。

陡坡，凹凸起伏，惊险和刺激，挑战胆怯。

犁式转弯，悄悄掠过视线，交换和投影，都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逾越。

重心与地心连线，连接雪地，两点一线，涅槃成瞬息万变的省略。

哦，高山滑雪。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盛开。

白雪歌里的诗句，在高山雪夜里，雪似梅花，梅花似雪。朗朗上口，声韵激越。

地白风色寒，大如手的雪花，吹落轩辕台的尘埃，一双双滑雪板，正在联句咏雪。

此时此刻，心绪飞度，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吗？

还是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的除夜？

唯有长云暗雪，河冰塞川，北风吹雁，才会轻吟绝句，雪杖做笔，追捧仓颉。

哦，高山滑雪。

就这般浪漫，就这般恣肆，这般狂野，这般飘曳！

划过雪野的弧线，圈圈点点，猎猎雄风，旋风般吼唱回旋跌宕的歌诀！

风飞雪舞 摄影 赵国君

散文

新的一年，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玉来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辞别旧岁，让往事翻篇，喜迎新年，向未来招手。感恩又一岁献礼，我们能够遇见全新的自己。

过去的一年有悲伤，有遗憾，有失去，但依稀回望，不少经历中仍蕴含着希望，蕴含着收获，蕴含着成长。感恩所有的相遇和陪伴，更感恩那个不断前行的自己。

匆匆赶路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奔赴下一场山海，其实，人生的此时此刻，我们该庆幸的，是余生尚可期待，我们仍可编织属于自己的梦。

平衡工作和生活

工作，是我们谋生的手段，理想一点，是我们实现个人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工具。我们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工作不等于生活的全部，如果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生活其实早已离我们而去。不要被工作磨掉热情，平和自己的心态，在工作中合理估计自身价值，找准自身定位，确保工作都能处理好的情况下，去外界寻找更有意义的事情来使生活变得充实且有乐趣。不断接触新鲜的事物，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享受认真生活带给自己的满足感。

守护健康和快乐

与生命相比其他都是尘埃，活着便是幸福。拥有健康的身体，人生就被赋予无限的可能。适当慢下来，给身心放放假。拥有健康的体魄，更要有健康的心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存善念，积极乐观，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千万不要让焦虑和不安迷失自己的头脑，千万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千万不要被生活牵着走。这世间纷纷扰扰，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隐晦和皎洁，我们能做的，就是忽略生命中可有可无的琐事，守住内心的一方净土，守住自己的宁静喜乐。取悦自己，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要让平凡的日子活出深情，让快乐有迹可循。

坚持学习和成长

学习是人生任何阶段都不可或缺的好习惯，学习有助于我们保持思考的习惯和充满活力的状态。已有的存量知识只会帮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持续地学习，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才能让我们收获对生活最大的底气和智慧。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不断学习，不断成长，远离低级趣味，坚持提升自我，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

心怀感恩和热爱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到很多人。感恩亲人，是他们为我们撑起家的港湾；感恩良师，是他们带领我们走进知识的海洋；感恩挚友，是他们携手伴我们走过繁华与平静；感恩陌生人，是他们的善意让世界变得温暖；感恩自己，这一路艰难，从未想过放弃……感恩生命中所有的舍与得。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心怀热爱，不惧岁月漫长；心怀热爱，方能持之以恒。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不流于形式，不半途而废，坚定地走下去，自然会得到生活的馈赠。

在有限的日子里，珍惜所拥有的时光，坦率地接受每一天，发现生活的诗意，遇见更好的自己。

新的一年，愿你我赤诚、勇敢，平安、喜乐！

散文

剃头·推头·美发

■马守喜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老家克什克腾旗经棚镇，有一个小屋，叫剃头棚。男孩或大人经常到这里来剃头，而为了方便大家剃头，有几位手艺人则是专门挑着行当，走街串巷给人剃头。

社会上有句歇后语“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意思是嘲讽那些只是一厢情愿的人和事，当年行走在小镇或农村的剃头师傅，工具都是比较正规的，用扁担挑着，一头是一个干净的长方凳，凳腿间夹着三个抽屉。有放钱用的，有围布、刀、剪之类的东西，挑子的另一头则是用笼放置的小铁炉子，上面放一个大沿黄铜脸盆，因为炉子里的炭火始终不灭，所以脸盆里的水也始终是热的，只要有人剃头，洗头发的水总是热着，洗过之后就用剃头刀来给顾客剃头，方便又实惠。因为剃头的挑子只有前面的炉子是热的，所以才有了“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这句歇后语。

当年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手艺都是相当有水平的，从洗头开始，没有洗发水或洗头膏之类的东西，多是用一块大肥皂，边洗边给你搓肥皂，还要在洗发中摸摸你的头皮上是否有疙瘩，洗完后，剃头师傅才不会刮破顾客的头皮。

小镇上的剃头师傅非常有讲究。也践行着礼仪文化，洗头水不凉不太热，先从左边开始剃第一刀表示对顾客的尊重，手法要轻，刀法要稳，让人感觉舒适。有的师傅还在挑子上挂个小招牌，上写“剃头5分钱”。顾客坐在凳子上，给你围上围布，剃头师傅先将剃头刀在钢刀布上上下划拉几下，一手轻轻扶着你的头，一手用刀轻轻地剃，一时间头发纷纷落下，不到一刻钟就万事大吉，大人要刮胡子，脸也刮的很干净。有的人几个月不剃一次头，不刮一次胡子，可谓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但经过剃头师傅的清理后，把你收饰得干干净净，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让你旧貌换新颜。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剃头师傅不用挑炉子了，挑子也简易了许多，一边挑个凳子和脸盆架，一边挑个小桶，将热水瓶，剃头工具都放在桶里，找个热闹的地方，尤其是每天早晨卖菜的集市上。放下挑子，取出工具，就开始营业了。后来公私合营，将个体剃头师傅都集中起来，成立了“经棚理发店”，多是用推子理发了，各种年龄段的人留着不同的发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手推子的师傅也少了，改用电推子，省时又省力，而且有了电吹风可以给你吹干造型。

时下，许多理发店改成了“美容美发中心”，有的叫发廊，各种时尚的发型应运而生，有的男女青年还把头发染成红、黄、绿等颜色，有的女同志做一次发型要花几百元或者上千元，因为使用的各种护发料价格很高，很多理发店装修的也很豪华，高手艺的美发师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回想起过去的剃头挑子，如今已几乎绝迹，只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去普通理发店，还是平价，有的五元，十元，最多二十元，剃光头的人还要用剃头刀子，多数用电推子，当年剃头的手艺没几个人愿意学了，这门手艺也离我们远去了，那些老式的剃头挑子成了古董。在一些影视剧中还可以见到。